

# 师徒互动与民间武术组织建构

## ——冠县梅花拳传承协会个案分析

吕思泓, 李文鸿, 赖炳森, 曾智焱

(嘉应学院 体育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 以冠县梅花拳传承协会为个案探讨师徒互动及组织建构过程。协会师徒互动包括: (1)传艺协作: 师父通过引导惩戒使弟子养成行为规范, 在技艺渐进中密切师徒关系; (2)情感交互: 师父为武术传承事业倾情付出换来弟子的情感回馈; (3)仪式共享: 拜师仪式缔结师徒关系, 祭祖大会强化组织认同。协会在师徒互动中建构: (1)技艺传承中, 徒弟在认识师父中融入协会, 师徒共同维护协会良好形象, 最终形成共同目标和行为规范; (2)情感交流中, 弟子归属感提升表现为对协会从仰慕、关爱到眷恋的情感递进和升华; (3)仪式共享中, 拜师和祭祖贯穿情感形塑制度, 以丰富拳种叙事促进认同。总之, 师徒互动是围绕武术传承展开的情感与仪式的互融共促, 民间武术组织应以情感与仪式交融促进技艺传承。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民间武术; 师徒互动; 武术传承; 冠县梅花拳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1-0079-08

### Master-apprentice intera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lk Wushu organization

#### ——An case analysis of Guanxian Plum Blossom Fist Inheritance Association

LV Sihong, LI Wenhong, LAI Bingsen, ZENG Zhiy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Guanxian Plum Blossom Fist Inheritance Association as a research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master-apprentice inter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ter and apprentice in the association includes: (1)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master guides and punishes disciples to develop behavioral norms, and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 and apprentice in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skills; (2) emotional interaction: master devoted himself to the inheritance of martial arts in exchange for emotional feedback from his disciples; (3) ceremonial sharing: the worship ritual establishes a master apprentice relationship, and the ancestor worship conference strengthen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e association is construc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ters and apprentices: (1) in the inheritance of skills, apprentices integrate the association into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ter, and the master and apprentices jointly maintain the good image of the association, ultimately forming common goals and behavioral norms; (2) i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a disciple's sense of belonging is manifested in the progressive and sublimation of emotions towards the association from admiration, care to attachment; (3) in ritual sharing, worship of masters and ancestors permeate the emotional shaping system to enrich the narrative of martial arts and promote identity. In short, master-apprentice interaction is the integration and promotion of emotions and rituals around the inheritance of Wushu, and folk Wushu organizations shoul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skill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s and rituals.

收稿日期: 2023-07-1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粤东北专项(GD22YDXZTY01); 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2022ZDJS085);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2023WQNCX069)。

作者简介: 吕思泓(1969-),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与社会变迁。E-mail: ll\_hong@yeah.net 通信作者: 李文鸿

**Key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folk Wushu; master-apprentice interaction; Wushu inheritance; Guanxian Plum Blossom

民间武术组织是由师徒通过某一拳种技艺传承而构建的共同体,承载着传统武术历史文化记忆,是传统武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现代性不断消解中国传统的伦理和情感联系,在民间武术组织表现为仪式淡化、情感认同缺乏动力源等现象,以致民间武术组织难以有效整合而使传承愈发困难。无论是民间武术组织的运作还是发展,均以师徒双方共同努力进行组织建构为基础。反观已有研究,对民间武术组织社会关系的宏观研究有余而对组织内部师徒生活的探究不足,偏重从传播者一方讨论民间武术组织发展而忽视组织建构的师徒互动特征。体育研究者已注意到情感与仪式的关系,将情感能量的获取视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仪式性身体活动存续的根本动因<sup>[1]</sup>,但本研究主要以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仪式进行学理阐释,并未聚焦传承群体成员的互动关系。互动既是微观层面一个单位或一个社团的实现途径,也是通过产生统一和谐秩序使宏观“社会”得以可能的根本原因<sup>[2][3]</sup>。以此观之,民间武术传承根本上有赖于微观层面师徒间的互动。因此,本研究立足个案,对师徒互动的内涵进行情境分析,进而阐释师徒互动要素的逻辑关系,探究师徒互动中的组织建构过程,力图深化已有研究并为民间武术组织发展提供参考。

## 1 个案概况与研究设计

### 1.1 个案概况

梅花拳是冠县诸多拳种之一,为清代顺治十二年武进士冠县人氏梁省所传<sup>[4]</sup>,直至咸丰年间一直为家族传承。梁省后人梁泰荣因担心梅花拳绝技盘龙棍失传而始传外姓。清末民初薛忠传冠县烟庄乡张平村人李文玉,李文玉传冠县高三里村高旭庸、高子臻、高丙胤等人,高旭庸传本村高增友(男,1969—,本研究核心人物,下文以“G”指代)等人。经高旭庸引荐,G拜河北后马庄梅花拳传人高氏为师,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成后一直坚持习武并在本村收徒。2012年G在本村主导成立“冠县梅花拳传承协会”(兼具梅花拳民间武馆和上级协会分支机构的性质,下文简称“协会”)。因冠县城中村拆迁改造,G于2017年5月将协会迁至位于冠县城北的东化村。

协会在本研究关注的“师徒互动”主题中具有典型性:第一,不同于一般民间武术组织的“教练-学员”关系模式,协会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师-徒”关系模式;第二,G多年来专注于梅花拳传承事业,与

协会内外弟子保持父子般的亲密关系,使协会呈现大家庭般的良好氛围;第三,在民间武术组织整体萎靡的当下,协会成员逐年增加(从2017年5月的34人增至2022年底的87人),受到县政府、县文化体育旅游局及各级武协的关注和表彰。10年间,协会的梅花拳传承范围从附近村镇扩及泰安、滨州、东营、青岛等省内多个地市,为民间武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 1.2 研究设计

本文作者的一位研究生自2015年10月加入该协会,2017年11月拜G为师,近3年利用习武和协助G处理协会事务之机,围绕本研究主题进行累计超过9个月的参与观察。其间,本文作者之一也先后3次赴协会调查。在研究者由“他者”转变为“局内人”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协会所处的社会网络、相关人员对协会的看法等进行细致考察,深化对协会师徒思维习惯、行为意义及情感表达方式的理解;另一方面融入协会训练、比赛展演、拜师与祭祖仪式等具体事项,从具体活动的细部进行观察和访谈,进而思考协会在师徒互动中发展的微观机制。其间除对G及部分徒弟进行重点访谈外,也对徒弟家长、村民、村干部、县武协领导等相关者进行访谈(访谈引文来源编码格式为被访者姓名首字母加访谈日期,仅高增友姓名以G指代)。

本研究以协会作为个案,在预研究的基础上将技艺传承互动、情感交流互动、仪式认同互动作为分析单位,考察师徒围绕梅花拳传承日常展开的互动过程。“师徒”中的“师”指G,因G在传承中坚持一视同仁,故“徒”既指经由拜师仪式被G认可进入梅花拳传承谱系者,也包括未拜师的普通学员。师徒互动指师徒围绕民间武术传承活动展开的交往过程。如果将技艺传承视为微观情境下的日常互动仪式,拜师和祭祖则是协会的非日常仪式。其中,技艺传承主要指师徒在协会这一物理空间内,围绕梅花拳技术展开的教授和学习活动;情感交互指师徒之间通过言词和行为表达感受、态度和情感的过程,贯穿仪式、技艺传承等师徒共同活动;仪式共享主要指通过拜师、祭祖仪式使协会成员产生组织认同的师徒交往过程。研究遵循从描述到解释、从分类分析到综合归纳的顺序,回答“民间武术组织如何在师徒互动中得以建构并获得良性发展”之问。首先,以技艺传承、情感交互和仪式共享3个类属的分析为主线,在类属分析中穿插对相关事件的情境分析,以深化对主题的描述和解释;

其次,回归个案,呈现师徒互动对协会的建构之效;最后,对技艺传承、情感交流和仪式互动三者的综合作用机制进行阐释,结合反思体现个案的启发性和推广性。

## 2 协会日常中的师徒互动

师徒互动在协会表现为技艺传承、情感往还和仪式认同3个方面。师徒围绕技艺传承展开的互动,遵循循序渐进的武术进阶过程,归于弟子德技相长的自我实现;师徒以兼具现代交换意义和传统伦理色彩的感情交互强化双方的情感连结;拜师和祭祖的双重仪式由“三师-祖师-徒弟”组成的稳固关系强化了师徒连结和组织稳定性,以“天下梅拳是一家”的世俗意义使梅花拳弟子凝聚于同一谱系之中。

### 2.1 师徒协作的技艺传承

传统武术传承是由术及道的身体认知过程和教育实践<sup>[4]</sup>,是从技能习得到拳理和人生感悟的渐进历程。由此,协会日常生活围绕由练而用、德艺共进的技艺传递过程展开。

#### 1) 练打兼顾循序渐进,密切师徒关系。

梅花拳基础的“桩步五势”(大、顺、拗、小、败五势)是入门的基本功。在基本功架练习阶段,师父会首先为练习者“正架子”,全面调整其身体各部位的空间位置,同时详细询问其身体感受,以及时指导调整“不顺”之处。之后,从静态桩功练习向动态套路练习过渡,手、眼、身法、步的协调成为G强调的重点,目的在于使徒弟逐渐形成拳术是身体“整劲”的认知。身体活动在认知的过程中扮演着意识建构者的身份<sup>[5]</sup>,从手拙到招熟的过程亦需师徒精神层面的互动交流。G通常会通过眼神“意会”的方式,以赞许或不满激励和督促弟子。有时G也会借助外界观众,将徒弟的表演置于师父、家长、其他学员三重监督下的“全景敞视”之中,以提升徒弟表演的专注度。通过无声的“对话”,徒弟将梅花拳的正确动作具身化,将技术细节和争胜意识印刻在自我实践之中。更多时候,师父针对徒弟练习感受分享自己的体验,俗称“说活儿”。“招熟”后,需进入“变劲儿”的阶段。通过“师父示范——徒弟模仿——师父‘说活儿’”,使徒弟得以“功夫上身”。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桩上“桩步五势”和地面桩间“行步三法”(撤、摆、扎三法)的练习进行。此时,G不仅要更细致地“说活儿”,还会通过讲述个人习练桩上功夫时将竹签插入桩间地面等经历激励徒弟克服对高桩的恐惧。在徒弟看来,“只教花架子,没法打人算啥武术?师父会练能打,俺们才服,才愿意跟他学”(ZLL20170726)。因此,对“架子”和拳械功

夫练到一定程度的弟子,师父会逐渐转向技击运用的传授。技击传授一般在师父和徒弟的“过招”中进行,传授方法的同时使弟子充分理解“练”与“用”的关系,即“练法跟用法是两码事,你练得好不一定能打,能打的不一定练得好。打人不可能先去想用哪一招,看谁能随机应变,它讲一个快准狠”(G20200302)。为此,G经常以擒拿技法“降服”有一定格斗功底弟子,以体现梅花拳的实战能力。G年轻时凭一根盘龙棍“单挑”一群流氓的事迹,也成为一波又一波徒弟们津津乐道的“牛事”。通过师父习武致用的进阶指导,徒弟获得技能的同时感受到与师父的差距,这也进一步提升了G在弟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 2) 引导惩戒培养德行,养成行为规范。

“浇花要浇根,教拳要教人”,G不仅立足授艺,亦重视处世为人。一方面,他将做人做事之理融入训练之中。一是重意志。梅与兰、竹、菊并列,象征着不畏严寒、傲视风雪的坚韧不拔意志。在传承过程中,G经常以此意义解释练功者应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二是尚隐忍。在G看来,协会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官方、村庄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梅花拳弟子始终遵守师训,坚持“中和隐忍”的处世原则,从不惹是生非。也正是梅花拳师徒的这种个人修养,使得梅花拳可以在复杂人际关系中维系良好的传承环境。三是讲次第。“入门和不入门在过去是不一样的,入门的师父教真东西,不入门的就教基本的架子。入门后要有大小规矩,你年龄大但是入门晚,也得叫年龄小入门早的师兄,规矩不能乱”(G20200602)。G并没有因社会之变而完全放弃传统,对“辈分”十分看重。另一方面,他也将惩戒贯穿技艺传授过程。协会弟子平均年龄10.6岁,最小的只有5岁半,“如果管教不严,练武练不好不说,小孩可能会走偏了,得经常敲打着才行”(G20200302)。这种“敲打”无时无处不在,比如弟子迟到、练功中打闹、无故旷课、外出比赛乱跑时,G经常让弟子站桩10分钟,以“磨磨他的心气”。徒弟练习中若有令G不满意的地方,通常会被要求纠正并重复某个动作20次以上。“敲打”也需要有一定尺度,既要起到惩戒作用,又要让徒弟感受到师父期望其进步的良苦用心。惩戒也通过“刺激”的形式表达。协会场地四周墙壁上的获奖证书和照片,不仅是对获奖者的认可和激励,对落后者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刺激。“得让那些落后的感觉到压力,啥时候你获了奖也能上墙”(G20200602)。最终,弟子们在师父的引导和惩戒中规范自身行为,促进技艺提升的同时涵养德行,逐步接近师父对一个合格梅花拳弟子技艺和德行的期待。

## 2.2 一以贯之的情感交互

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sup>[6]</sup>。作为主观社会现实,情感弥漫于社会人际互动的方方面面,具有生产性和建构性,因而是回答民间武术组织何以成功建构的重要面向之一。在民间武术整体陷入传承困境的背景下,G在传承中将情感一以贯之,以师徒诚挚的情感交往进一步强化了师徒关系。

### 1) 师父为武术传承事业倾情付出。

G选择信守拜师承诺,始终坚持传承并践行“凡传教之师,断不可重利轻义”<sup>[7]</sup>的信条。据徒弟SHM说,G在2014年得到一大笔农村老家房子的拆迁款,但这些年来,G租赁场地、购置器械、带领大家外出参赛都是自己掏钱,“不仅没剩下什么钱,反而还搭进去不少”(SHM20190502)。村里孩子学拳,G从不主动提收费之事,小孩中途退出也不会收费,因为“本来就指望靠干这个发财,要想发财也不会干这个”(G20190502)。布劳认为,对于一个新形成的群体或群体新成员来讲,最初的竞争是时间,即别人愿意把时间花在与他的交往上,然后才转向争取肯定的评价、社会支援、尊敬和服从<sup>[2]233</sup>。据调研期间观察,如果晚上谁想加练,G一般都会去。正如徒弟半戏谑地说:“不管你练或不练,师父都在那里”(ZCB20190502)。当下民间武术传承之艰辛人所共知,即使协会建立初期只有几个学员且数年不见好转,G始终都以赤诚之心对待每位学员。这一做法一度令家人难以理解,却获得了徒弟们由衷的钦佩。“当初听说师娘因为师父赔钱太多不愿意,后来时间长了看到俺们就像师父的孩子一样,她也很感动,就也跟着帮忙。说实话,像俺师父这样的人真不多”(MLJ20180423)。G对徒弟的付出和期待也令家长非常感动,“这孩子,要不是跟着他师父练武,不务正业不说,还有可能学坏,多亏他师父啊”(FLH20200806)。G的付出从物质层面看是不折不扣“赔本儿的买卖”,但在他自己看来“孩子们能有出息比啥都好”。G之所以能够如此投入,除个人对武术传承的情怀外,一来是妻子支持,二来子女很有出息(名校博士毕业),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传承不意味着倾尽所有,但情怀确是坚守的根本动力。

### 2) 全心付出换来弟子的情感回馈。

在莫斯<sup>[8]</sup>看来,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礼物交换得以维系,协会师徒日常交往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情感为礼物的交换。“我没啥文化,是个大老粗,没啥可给孩子们,只有一心扑在这上边把梅花拳这点活儿送给他们了”(G20210712)。徒弟回馈的方式包括传统的“三节(春节、端午和中秋)”探望和非物质性的进步及获

奖。对入门弟子而言,三节探望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村社会以人情馈赠而非商业规则进行的交换<sup>[9]</sup>,是一种尊师重道传统的礼节性表达,既增强了师徒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师父的经济损失。个人进步成为徒弟对师父寄予厚望的主要回馈方式。从礼物的双向性看,协会内部期末会演或外出武术比赛获奖既是师父或外界对徒弟们努力训练的肯定和对徒弟家长支持协会工作的回报,也是徒弟们得到师父真传后用以报答师父付出的最重要形式。弟子通过长期习武取得的人生成就则是对师父更大的回报。徒弟QSK父母长期在外务工,从小跟随奶奶爷爷长大,学习成绩一般但热爱武术,并将学练武术持之以恒的精神迁移到学习之中,最终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QSK认为“是师父常年任劳任怨的坚持打动了,要不是受他影响,我根本考不上”(QSK20210825)。从另一角度,礼物交换是义务性的,而这种义务性的礼物往来维持、强化并创造各种社会联结。于弟子而言,这进一步激发了其习武的积极性,促进家长支持协会工作;于G则更加坚定传承的决心和信心,“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我相信他们练习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自然生出传承之心”(G20210712)。不同于经济交换,社会交换没有明文契约,会导致责任、感激和信任,所得与报酬具有模糊性<sup>[10]</sup>。这种差别源于社会互动中情感因素的介入。反观协会,其中的师徒情感互动既符合社会交换的特征,同时充满本土人情和传统伦理色彩,绝非“经济人”逻辑支配下的理性算计。

## 2.3 师徒共享的双重仪式

协会的梅花拳传承仍然保留着拜师和祭祖两种传统仪式,尽管仪式具体程式相较于传统有所简化,但依然对凝聚武术组织和强化师徒关系发挥着制度性的作用,成为师徒互动的重要载体和内容。

### 1) 拜师仪式缔结牢固师徒关系。

拜师仪式以多重角色的在场和关联将拜师者纳入(或排除)传承谱系,成为维系梅花拳传承组织的重要机制之一。《习武序》中习武规矩第12条有言:“苟授匪人,败名桑德,明有王法,暗有神鬼,可轻泄哉?!”<sup>[7]</sup>传承人G对待收徒非常严肃,因为“万一他学了咱们的东西到社会上干坏事,一是对社会有危害,二是败坏了咱们的名声”(G20171113)。因此,师徒关系缔结之前需经过师父(人)和祖师(神)的双重考察。拜师仪式以“看香礼”为核心环节,参与者包括“引师”“送师”和“本命师”(即“三师”)及拜师者。拜师仪式整个过程要求徒弟跪于祖师牌位前且保持闭目。所谓“看香”即“三师”通过观察香火燃烧情况并进行讨论,最终由本命师决定是否收徒。在此,香火燃烧旺盛与

否成为祖师爷是否同意收徒的外在标志。从拜师仪式要求的程序细节看,拜师者闭目不语和以香火决定是否收徒保障为师者收徒的主动权。而将是否同意收徒归结为“祖师”的意愿,能够通过不可见的第三者消解拜师失败可能带来的师徒关系紧张。换句话说,如果G不想收某位拜师者,可以通过仪式以“祖师”之口合理拒绝;如果想收某位拜师者,也可以将师徒之缘归结为祖师之意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从而确保拜师者忠于师门。跪拜之后,师父会要求徒弟进行仪式性的表演,其间进行简单的指导,以再次表达对刚刚建立的师徒关系的认可。看似颇具迷信色彩的“看香礼”实则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将收徒“神化”,拜师仪式能够让徒弟产生一种“我的梅花拳弟子身份是祖师爷赋予的,不能随便改变”的心理约束,同时也增强为师者对徒弟的责任感,使之为传承甘愿付出更多心力。从强化组织凝聚力角度,拜师仪式由“三师一祖师一徒弟”构成现世者与往世者、当下与传统的巧妙连接,赋予拜师者组织合法性的同时强化其传承的义务。

#### 2)祭祖大会追思怀远强化认同。

祖先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无可替代,因为人们相信祖先能够控制本族在世者的生活和命运<sup>[11]</sup>,因此祭拜先祖成为中国家庭和诸多行业的传统。河北省平乡县后马庄村每年农历正月十六举办的梅花拳祭祖仪式既是全体梅花拳人共同追忆历史、怀念先祖的庆典,也是各地梅花拳组织展示交流的盛会。祭祖大会在由诸多区域和建筑组成的梅花拳主题公园“梅拳圣地”举行,是一个由师父、祖师、同门共同构建的充满集体情感和象征意义的独特场域。“始祖大殿”内有严格按照辈分次序排放的梅花拳始祖牌位,这种按照伦常次第的牌位排序营造了一种家族绵延的意象。祭祖之日众多弟子远道而来,将梅花拳的门户兴旺呈现为摩肩接踵的现实景象。弟子通常在师父的带领下共同参拜祖师牌位。此时,参拜者内心充满强烈的“我也是梅花拳大家庭中的一员”之感。另一处重要参拜地是“碑林”。碑林由200多位梅花拳历代宗师的墓碑组成,每块墓碑上有宗师姓名和生卒年月,背面刻有简述其生平的墓志铭。驻足碑林,中国人所言祭祖时的“追思怀远”,表现为每一个在场梅花拳弟子对先祖的敬畏。在梅花拳传承过程中,往往有徒弟问师父“我们梅花拳的祖师爷是谁?”祭祖大会期间,师父就会带领徒弟,通过参观邹氏墓群、讲述邹氏始祖轶事回答徒弟的“始祖为谁”之问。由此可见,祭祖作为一种超常态的仪式,具有涂尔干意义上仪式的神圣事物性质<sup>[12]</sup>,而其神圣性正是融于“天下梅拳是一家”的

世俗意义之中。师徒在一年一度的祭祖大会中共同探寻梅花拳之根,通过共情将彼此统一于梅花拳谱系传承之中。

### 3 师徒互动中的协会建构

协会师徒以情感贯穿仪式,以仪式强化情感,形成技艺、情感和仪式的有机关联,通过形塑传承秩序、提升成员归属感和凝聚力实现对协会的组织建构。

#### 3.1 技艺传承形塑形象与秩序

1)徒弟在了解师父中认识拳种并融入协会。

在米德<sup>[13]</sup>看来,人们通过推人及己的“想象性预演”使其对符号的理解与他人相一致,从而使互动成为可能。通过“想象性预演”,弟子对武术及G传授武术的语言、动作形成与G一致的认识,并与其他弟子在行动上保持一致,最终确立自身在协会这一群体中的角色。对于G而言,其武术技艺的传授通过语言、姿势表达使徒弟达到自己的要求,使之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掌握梅花拳技艺者。弟子在日常技艺学习中形成对G的“概化”,而“任何一个特定社会的‘概化他人’都包含着共同的态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规范’”<sup>[14]</sup>。在技艺传授过程的师徒身心交流中,弟子们得以理解G对武术技能的体验和对武德规范的具体认知,从而形成“师父是一个功夫好、人品好的人,梅花拳美观实用又讲究尊师重道”的认识。通过观察师兄与师父学习技艺的过程,每个徒弟都逐渐熟悉G对协会成员的要求,对练什么、怎么练以及如何尽快取得习武成就等方面了然于胸。

2)师徒共同以印象管理构建协会良好形象。

互动源于吸引,吸引需创造印象,即戈夫曼所谓的“印象整饰”。G特别重视在弟子们面前的形象,与徒弟们在一起从来都是穿练功服,朴素但干净整洁。在G看来,“练武就得有个练武的样儿,你自己穿得随便,让孩子们咋想?让家长看到也不好”(G20190405)。价值观和才能是个体印象创造至关重要的内容<sup>[15]</sup>。G始终坚持“舍弃梅花拳那些不符合时代需求的东西,传播正能量”。耳濡目染之下,弟子们则在日常技艺磨炼和行为举止中展现习武者应有的毅力和品行修养。“俺们最紧张的就是师父让单个表演的时候,除了师父还有很多家长看着,都争着比谁跳得高、比谁功架好”(SHM20210819)。徒弟不仅在协会内部要表现优秀,回家或在村里更得注意行为举止,因为这“关系到师父和协会的面子”。如此,师徒共同印象整饰的努力使协会获得了良好的形象,正如一位家长所说,“别看高老师的协会土气,老师有个老师的样儿,学生有个学生的样儿,我看不比城里的培训班差”

(DJL20210819)。

### 3)围绕技艺传授形成共同目标和行为规范。

组织控制通过个体把自己作为客体,从一般他人的角度观察与评价自身、控制自己的行为过程而实现<sup>[24]</sup>。徒弟通过与G的长期相处,逐渐体会进而理解G所承担的梅花拳传承人角色,以及G期待与弟子们达成共同推进传承事业的“态度”。随着徒弟对G认识的深化,协会形成清晰集体行动目标,即“勤奋习武,强身健体,在成就个人事业之中将梅花拳发扬光大”(根据G口述概括)。围绕集体目标,协会在传统的基础上确立“新五要五不”的共同行为规范,即“要遵纪守法,要扶贫助弱,要和睦乡邻,要尊师爱徒,要谦虚忍让;不招摇撞骗,不仗艺欺人,不艺传歹人,不为非作歹,不滋生是非”。徒弟由此对尊师重道、勤奋严谨、尚武崇德等价值观具体化并付诸行动,进而在“自我想象”中围绕武术习练活动逐渐形成“我是肩负梅花拳传承责任者”的意识,并将其内化入梅花拳技艺修炼的日用常行之中。

## 3.2 情感交流提升弟子归属感

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现代社会大规模的组织系统,情感都是构建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sup>[9]</sup>。在民间武术传承面临困境的今天,G关注传承过程中的情感力量,尊重师徒情感需求及其文化行为逻辑,唤醒协会成员的共同情感记忆,提升协会成员的归属感,以“情感温度”维系协会的组织稳定。

### 1)徒弟对协会生发仰慕之情。

协会成立10年来,G的技艺得到徒弟的认可,其品行也得到广泛赞誉。在一次梅花拳演武大会中,一位市武协的领导说:“高师傅我知道,为梅花拳做了很多事,工作很踏实,大家评价也很高”(LZB20210506)。久而久之,G的个人品行和成就转化为协会的社会影响力,无论已入门徒弟还是准备进入协会者,都将协会视为身边的“梅拳圣地”。一位刚入门不久的小孩说:“俺们协会厉害,师兄们每年都会拿到很多奖牌,师父也让俺好好练,很快就能拿奖,到学校还能用上呢”(HJQ20210920)。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赛事审批权的逐步下放,民间武术赛事渐多。在G努力下,协会因承办“2019冠县第一届梅花拳邀请赛”而影响力渐大,在参与赛事中获得更多荣誉。协会和个人的成绩成为徒弟们引以为傲之事。最终,徒弟们将协会视为课余生活和习武的理想之地并充满信任和希望坚持习武,与协会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 2)由仰慕之情渐生关爱之心。

关爱之心更多地表现为徒弟对协会切实的帮助上。一方面,帮助处理协会日常事务。“假期里大学的

孩子来带训练帮了我很大忙,2019年我们承办‘冠县第一届梅花拳邀请赛’,要不是他们来帮忙,真不好弄”(G20210805)。年龄大、习武久的徒弟主动带师弟练功,遇到承办或参加比赛,外地徒弟也积极参与管理工作,“众人拾柴火焰高”之说在协会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急协会之所需”出资赞助。2022年4月为迎接县政府相关部门视察,G欲制作展板以宣传协会发展成就,但苦于资金不足,纠结许久后第一次提出请已工作的徒弟出手相助。令其欣慰的是,徒弟们积极响应,所捐款项远超所需,剩余资金经徒弟们商议用于协会其他事务。在徒弟们看来,捐款资助不仅是解协会之困,也是维护协会团结一心的形象。此时,协会从徒弟向往之地转变为“共同家园”,对协会的关爱之心成为徒弟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 3)从关爱之心变为眷恋之意。

冠县是山东省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乡村儿童课外教育资源匮乏,且因家长大多外出务工而疏于管教。“俺家两个孙子成天往协会跑,协会都快成俺家了。武术练得挺好,俺也省心”(DZJ20210502),一位老人说。协会实际上接管了附近乡村子女的课余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技之长的养成所和身心健康的保护地。已经离开协会的弟子也表示“协会就像个大家庭,师父师娘像父母一样,师兄弟玩得也很好。只要回老家,我就一定先去协会看看”(ZHQ20220817)。徒弟对协会的眷恋与协会和村庄的融洽也有关,正如村支书所说:“高师傅跟这帮小孩处得真好,每年过年都带孩子们给村里人表演,好武术的老人都来看,聚人气”(ZS20210918)。在曾经武风炽盛的当地,协会成为为数不多的武术传统保留地,徒弟们视之为家,G夫妇则是为这个大家庭辛勤付出的家长。

## 3.3 仪式增强成员集体凝聚力

仪式是依循传统惯例的具有象征性、程式性的一整套具有内在秩序的行为<sup>[4]</sup>,是互动的主要形式,对群体生活或团结性具有象征性意义。互动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而情感能量是互动的真正驱动力<sup>[5]</sup>。师徒在梅花拳传承的各类仪式性互动实践中察觉彼此的身体信号,确认共同的关注焦点,促进情感能量聚集并及时反馈,以主体间性状态共享情感体验、生成价值情感,形成符合师徒伦理和武德规范的共同精神。

### 1)以情感激励和制度保障强化成员关联。

祭祖、拜师仪式使协会成员在情感上得到激励与提升,以协会特殊文化强化组织成员之间的关联。第一,师徒共同专注武术传承。拜师以“不得背叛师门”等誓言缔结师徒关系,保证入门者忠于本门武术传承

事业。拜师后,G在平时会以“别忘了入门时发过的誓”提醒徒弟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此外,拜师倒逼“师父”专注于武术技能提升、德行修养及外部关系的处理,时刻为徒弟率先垂范,同时创造协会发展的良好环境。第二,共同承续师徒人伦秩序。比如,梅花拳“父子不可为师徒”的规定可以联结起两个家庭,使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相交融。拜师仪式中引进师、送入师及本命师“三师在位”的制度有效保障了师徒关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从根源上强化了门户内部人伦次序。第三,爱护与感激的情感交互。师徒情感的交流既体现在协会日常生活的言语和姿势交流中,也体现在特殊仪式中。在祭祖仪式中,G叮嘱徒弟认真准备的同时也提醒徒弟表演时注意安全。其间,师徒暂时跳出日常生活世界,以向祖师“献活儿”的“集体欢腾”共同创造和体验源于祖师的神圣感和超验力量。徒弟因师父的“引进门”和关爱而心存感激,师父则因桃李满园而获得成就感,师徒感情得以共鸣和升华。

#### 2)以传统叙事和文化符号强化组织凝聚。

一方面,祭祖仪式形成威严且有历史感的梅花拳文化空间,“天下梅拳是一家”成为这一环境之下最具代表性的梅花拳传统叙事话语,而这种同门一家人的观念进一步拉近师徒情感。仪式中,这一社会心理过程通过集体欢腾得以强化,通过师徒互动得以巩固,通过人神交流得以升华。另一方面,以梅花拳文化的符号化,强化分支组织(如协会)的管理。特纳<sup>[16]</sup>认为,充分运用符号资源,则组织成员易于接受价值观和信仰的灌输,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积极投入仪式活动之中。祭祖和拜师仪式中的祖师大殿、碑林、祖师排位、三师在场以及仪式本身的一系列程式,均是象征梅花拳传统的文化符号和独特信仰的载体,成为将个体凝聚于门户、将小门户统一于大拳种的无形之力。最终,传统在不断重复的仪式中具体化为“五要五不”等标准化的规则,使师徒互动从基于个人人格的交流,转变为以梅花拳传统为媒介的非人格性互动,协会运行因此而获得制度化的基础。

## 4 结论与启示

### 4.1 结论:师徒互动是情感与仪式的互融共促

社会结构通过人之互动过程得以构造,一个群体的形成由参与者对共同从事活动的认同及解释和定义相互的行动(即“共同行动”)实现<sup>[17]</sup>。本研究中协会的形成正是师徒在互动中“共同行动”的结果。无论是不定期的拜师、一年一度的祭祖还是协会内部日常的武术传承活动,这些重复性、程式化的仪式活动使得

师徒通过高度互动实现彼此的情感联结,将抽象化的符号转化为具象化的情感,塑造协会共同体精神并促进成员的价值认同。

如果将技艺传承过程视为微观情境下由师徒双方的语言、身体形态等构成的“互动仪式”,那么,由技艺传承、情感交互和拜师、祭祖仪式构成的师徒互动就成为情感和仪式的统一体,情感贯穿仪式,仪式强化情感。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参与者在同一情境互动中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符号上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通过不断分享共同的情感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的身份符号<sup>[18]</sup>。从本研究案例看,首先,协会、祭祖现场等物理场域及师徒关系构成了仪式发生的情境,它为师徒意识、情感发生交集并相互影响提供空间和形式。其次,仪式活动以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节点的结构化过程,使相关元素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协会师徒于此间形成对武术技艺的共同关注,进而产生维系传承的“情感能量”。互动仪式生发的情感能量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化,而且赋予人们以行动的驱动力<sup>[19]</sup>。在实践中,练功、拜师、祭祖等各类共同的活动,满足师徒双方对梅花拳的文化表达和情感共享,在师徒主体性关系建构过程中形成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进而使成员产生对协会的归属感和群体团结感。最后,协会成员形成群体的情感共鸣并根据师徒伦理和武德规范将其符号化,以符号表征的建构实现情感再生产,强化团体凝聚力。总之,协会作为梅花拳传承的重要空间,主要通过协会内外各种梅花拳历史文化符号建构价值认同,进而将其内化为师徒的情感共同体精神,外化为师徒协作共享的各种社会活动,最终实现组织壮大和成员凝聚。通过这一互动过程,师徒以感性、经验的方式投入传承活动,从形塑协会秩序、提升群体归属感和增强集体凝聚力等方面形成对协会的建构力量。

### 4.2 启示:以情感与仪式之交融促进技艺传承

“一切宏观事件都是由微观经历所构成的”<sup>[20]</sup>,民间武术组织发展实为微观师徒互动情境的累积。柯林斯强调情感能量对组织的时空拓展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人们是否遵从权威,由自我利益性的需要和冲突决定。作为一种成本,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的投入与回报不相称时,人们就会转入其他互动仪式中。换言之,师徒互动的结果存在拓展传承空间和徒弟中辍习武两种可能。协会经验启示:一方面,民间武术组织应进一步挖掘和凝练拳种知识谱系与叙事文本,保护和传承承载拳种集体记忆的历史遗产,激活组织历史文化记忆,通过仪式互动实现个人经验与拳种集体记忆的联结,再造浓厚师徒情感文化氛围,激发传承主

体的集体情感;另一方面,民间武术传承过程应重视情感维度,将武术传统与技艺传承糅合到“情感剧场”之中,使仪式的互动结构与民间武术场域形成耦合机制,发挥仪式的结构再生产、主体再塑造与文化再建构功能,以此强化民间武术传承主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 参考文献:

- [1] 王洪坤.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本质推演[J]. 体育科学, 2014, 34(7): 36-40.
- [2] 罗布·斯通斯. 核心社会学思想家(第三版)[M]. 姚伟, 李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3] 冠县梅花拳传承协会官方网站. 梅花拳谱系[EB/OL]. (2020-10-23)[2023-09-25]. <http://www.gxmhqccxh.com>
- [4] 段丽梅, 戴国斌, 韩红雨, 等. 武术生理身体认知的教育遗产及对学校武术教学的启示[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7, 29(2): 122-127.
- [5] 张继生, 周惠新, 谭腾飞. 身体、情境、认知: 武术教学的具身性及其哲学探索[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7, 51(1): 67-71.
- [6] 乔纳森·特纳, 简·斯戴兹. 情感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 路遥. 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166.
- [8] 马塞尔·莫斯. 礼物: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3.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93.
- [10] 宋林飞. 西方社会学理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94.
- [11] 麦嘉湖.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 秦传安,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57.
- [12] 爱弥儿·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2-43.
- [13] 乔治·H·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93.
- [14]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
- [15] COLLINS R. Emotional energy as the common domination of rational action[J].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93, 5(1): 203-230.
- [16] 乔森纳·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吴曲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60.
- [17] 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18] 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 译. 商务印书馆, 2009: 1.
- [19] 黄华新, 徐慈华. 符号学视野中的网络互动[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 19(1): 50-54+65.
- [20] COLLINS R. 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86(1): 987.

